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尙書講義卷十一

宋鄞縣史 浩直翁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字當作太意必太公所爲也孟子引此篇亦用太字是矣左氏傳昭元年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書太字可無疑也說者乃曰紂之時天地不交而否至是當泰矣故曰泰誓又曰泰者大之極也猶

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皆非是也夫書有湯誓秦誓以人名也甘誓費誓以地名也未有以義名者今武王之戰曰太誓太公所爲豈非以人名乎曰牧誓戰於牧野豈非以地名乎苟或知此不必鑿其說也昔湯爲順天應人之舉以得伊尹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明非湯之本心也今武王太誓豈非以爲吾不得太公事不克濟故以此名之乎矧當時太公之歸若天下之父歸之民心之趨向可知矣若是三篇果出於其手武王尤名之當也大明

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其卒曰維師尙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乃知武王非太
公未必成事則太誓之名亦與書序伊尹相湯伐桀
之意同也學者又何疑焉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
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人君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同以受方

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惟唐韓愈作文王操敘美里之厄曰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足白文王之志者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

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書殊
不知武王爲此說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
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
侯不期入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
康也武王雖爲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
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
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
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
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

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民心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之詩武王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作也若以爲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旣事柴上帝率諸侯追王太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附會太誓之辭乎

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耳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於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

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
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
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
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
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止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尙
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
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
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苟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

私爾紂乃於淫刑濫竄中延及無事無功之人民豈
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牆爲戒所以奉
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
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天胎鳥
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爲
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殘害也焚炙也剗剔也皆
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
母乎旣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其時有一
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

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
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
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
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
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
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於凶盜恬弗之聞其於外
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
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
民而已紂既反是尙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

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轉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安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

居若紂乎則夙夜祇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眾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移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顓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羣后諸侯也畢會無不來也方其徇師宜告乎諸侯
而獨指西土有眾何哉蓋諸侯實其苦紂不俟丁寧
若夫西土之人素服文王之化不被商紂之虐又親

見文王服事之久一旦武王欲爲此舉必有駭然不從命矣此所以必誓西土之民也夫人各有所嗜嗜善則爲吉人嗜惡則爲凶人非天生善人使之爲善天生凶人使之爲不善也方不善之萌於心人亦莫不以爲不善始也爲之有慚色終也安意肆志而無忌憚矣彼其熾然爲不善忽有指之爲凶人其不怒者鮮矣何者其本知惡之不可爲而凶人之爲醜也徒以去善愈遠業已淪胥於此不可復改是以遂非而力行之使其有歉然自媿之心則必怠矣又安肯

爲惟日不足乎惟日不足嗜乎不善者也紂之不善嗜惡可知凡無法之政必力行之羣老庶老之眾乃播棄之而使不安罪人爲惡之徒乃昵比之而使親近淫於色湎於酒而敢行暴虐臣下化之殆有甚焉者朋家合相親睦而作仇權勢合當畏遠而相滅無事之民至於顓天穢德彰聞不獨聞而可指也夫天惠斯民君奉天命夏桀弗順此道已移而之湯矣今受之罪過於桀剝喪元良微子箕子之去賊虐諫輔比干之死謂已有天命答祖伊之告也謂敬不足行